

Nora Roberts 田中 王威◎译
(美) 诺拉·罗伯茨◎著

天使坠落

Angels Fall

诺拉·罗伯茨——美国未来派悬疑大师

小说总销量突破**2.8亿**册!!!

《天使坠落》2006年《纽约时报》

文学类畅销书榜首

Nora Roberts 田宁 王威◎译
(美)诺拉·罗伯茨◎著

天使坠落

Angels Fall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坠落 / (美) 诺拉·罗伯茨著; 田宁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200-06988-4

I. 天… II. ①罗…②田…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531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1987

ANGELS FALL by Nora Roberts

Copyright © 2006 by Nora Roberts

其中文简体字版经由Writers House, LLC授权北京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天使坠落

TIANSHI ZHUILUO

(美) 诺拉·罗伯茨 著

田宁 王威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660×960 16开本 20印张 490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200-06988-4/I · 1009

定价: 26.00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引 子

疼痛是如此令人震惊，如此剧烈，这让她想尖声惊叫，但却叫不出来。黑色的，黑色的铁砧突然垂直跌落在她的胸膛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铁砧压碎了她的肺，所以她不能呼吸，不能移动。有一把锤子敲打着那个铁砧，并且连续敲打着她的脑袋、她的胸腔，使劲地、使劲地撞击她的身体。她试图大口呼吸，但是痛得太厉害了，而且恐惧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疼痛感。

他们在外面，就在漆黑的外面。她可以听见他们，听见打碎玻璃的声音、爆炸的声音。更恐怖的是，还能听见尖叫的声音。

比尖叫更恐怖的，是笑声。

金妮？金妮？

不，不，不要喊，不要出声。在黑暗中死去比被他们发现她要好得多。但是他们来了，他们朝她这边过来了，她止不住呜咽抽泣的声音，止不住牙齿颤抖打架的声音。

灯突然熄灭了，野性的尖叫从她的脑袋里爆发出来，轰隆作响。

“我们找到了一个活着的人。”

她虚弱无力地拍打着、踢着伸向她的手。

她醒来时一身汗，喉咙里还有隆隆的声音。她伸手去够手电筒，像抓武器一样紧紧地抓住它。

有人在那儿吗？有人在门口吗？在窗边？

她坐着直发抖，摇晃着，耳朵全神贯注地听着任何声音。

一个小时过后，当闹钟哗哗作响，她正直直地坐在床上，手里依然握着手电，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着。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路标（第一章~第十章） 001

我站在烤肉架或者烤箱旁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人们的闲言碎语从我的脖子后面步步逼近，向我压来。

绕行的路（第十一章~第二十章） 115

他流出来的血把我吓坏了，但是我没有逃跑。我在湖边看见了那个凶手。我真的看见他了。

家（第二十一章~第三十章） 212

布罗迪真让我生气。我收拾了床铺，他就认为我想要结婚戒指。这就是男人真正的思维方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需要作为一个物种接受严肃的治疗。

路 标

若即若离，到处可见即无处可寻。

——西尼加(古罗马哲学家)

第一章

芮丝·吉尔莫抽着烟，驾驶着引擎已经过热的雪佛莱骑士汽车在天使之城的街区中慢慢穿行。

现在，她的口袋里仅有二百四十三美元。用这些钱修车，加油，再填饱自己的肚子，已经足够了。如果车子损坏得不严重的话，她还可以有剩余的钱来住店过夜。

然而，即使作最乐观的估计，也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她即将身无分文。

缕缕蒸汽从车头浮起，雪佛莱骑士喘着粗气在抗议。她认为此刻她必须暂时停止旅行，马上找一份工作。

不要担心，没问题的。她暗自安慰自己。怀俄明小镇与其他“建城于水”的地方一样，安静地沉睡在一条蓝色河流的怀抱中。这座小镇有她心仪的景象——白雪皑皑的提顿山脉，犹如高高在上的清醒而冷漠的神明，显迹于蓝天白云之巅，俯瞰着大地苍生。怀着朝圣的心情，她已经蜿蜒前行了好几个小时，就像不断地穿越着安塞尔·亚当斯拍摄的山峰和平原的风景照，她正在向着提顿山脉一步步靠近。

那天，当她在黎明破晓前动身时，她并不知道此行的终点在何处，但是她已经绕过了科迪，飞快穿越了迪布瓦，虽然她想转向驶入杰克逊，但她却折向了南方。

所以，一定是有些事物一直驱使着她来到这里。

在过去的八个月中，她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坚决遵循路标和个人冲动而行驶。“危险弯路，小心路滑。”有些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张贴这些警告语，是一件好事。还有其他的标志，连同斜射在乡间小道上的一缕阳光，都是指向南方的风向标。

如果她喜欢那缕阳光或那个风向标，那么她就会随心所欲地顺着这些路标行驶，直到她在适当的时候找到了似乎适合的地方。她也许会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或者，像她在南达科他州一样，住几个月。做一些工作，考察那个区域，然后当那些路标和她自身的冲动指向一个新的方向时，她就立刻整装出发，开始一段新的旅程。

在她养成的这个习惯里，有一种自由，使在她内心深处时常嗡嗡喧嚣的忧虑逐渐减少。过去几个月的独居生活中，她基本上自食其力，这些经历，较之于她一整年的对于缓解忧虑的治疗，看起来似乎更有效。

说句公道话，她认为治疗赋予了她能在每个白天和黑夜面对自己的勇气。

这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在天使之城的怀抱里，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将会用几天时间来欣赏湖光山色，并且赚足够的钱以便再次继续上路。路标上说这里的人口为六百二十三人，这是一个也许有能力发展旅游业，开发自然风景和国家公园的邻近区域。

这里至少有一家宾馆，好像也有一些只提供早餐与住宿的乡村小旅店，也许在相隔几英里的地方还有一家休假农庄。在休假农庄工作应该是有兴趣的。所有这些地方应该需要有人跑腿，干些杂活，做清洁工作，尤其在这个阳光暖融的冬日严寒的日子。

但是此刻她的雪佛莱骑士正大口大口地呛出一股股浓烈的黑烟，所以她必须先找个修车的地方。

她放慢了速度，沿着长而宽阔的湖，在缎带般的公路上徐行。车窗外的残雪使湖泊更显凝重，树木尚未褪去冬日棕褐暗黄的外套，瘦骨嶙峋地立在风里。但是早已有几艘小船下水试暖了——她看见两三个人穿着风衣，戴着帽子，正划着白色的独木舟在湖光山色的倒影中泛游。

她认为，在湖的另一边是商业区。她注意到那里有礼品店、小画廊、银行、邮局以及县治安官的办公室。

她将视线从湖面移了回来，把行驶过久导致引擎已过热的车子开到了一个看起来像百货店里的大车库的地方。这里有几个穿着法兰绒衬衫的男子，正蜷在车库前面的结实的椅子上，陶醉于美丽的湖景。

她熄灭了引擎，下了车，那几个男子冲她点点头，然后右边的一个男子用手轻轻敲了敲他那顶蓝色帽子的边缘，她看到，他的帽子上有店铺的名字——麦克商品杂货店。

“小姐，看起来你遇到了一些麻烦。”

“是的。你知道谁能帮我一把吗？”

他双手按着大腿，从椅子上起身。这时她才看清，他身材魁梧，脸色红润，有着和善的棕色眼睛，眼角拖着几道鱼尾纹。当他讲话时，声音懒洋洋的，并且慢声慢气。

“不如我们打开发动机罩来看一看吧——好吗？”

“谢谢。”她打开插销。他猛地抬起发动机罩，滚滚浓烟逼得他不由退后了几步。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烟雾和小题大做与其说使她焦虑，倒不如说使她更加困惑。“我想，在开到东面十英里的时候，车子就应该开始冒烟了。只是我沉湎于湖光山色中，没太注意。”

“这好办。你开车去公园？”

“是的，差不多吧。”不确定，从来都不确定，她思索着，并且试图集中精力着眼于目前，而不是过去或将来。“我觉得车子不想驶向公园，它有别的主意。”

他的同事走了过来，两个男子都弓下身来查看发动机罩下面的情况，芮丝知道男人会这样做的。他们目光严肃，时会会意地皱一下眉。她和他们一起看着，虽然她知道自己是帮不上忙的。女人对汽车发动机罩下面的机器的陌生程度就如同对古罗马神话中冥府之神的了解一样，少之又少。

“你车子的水箱胶管裂了，”他对她说，“需要换一个才行。”

听起来不怎么严重，不太糟，而且不会很贵。“这个镇里，我能去哪里换它呢？”

“林特的修车厂会帮你弄好的。我帮你给他打个电话，如何？”

“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她回以微笑，并伸出手来与他握手，面对陌生人时，她更容易使用这些示意动作，“我叫芮丝，芮丝·吉尔莫。”

“我叫麦克·扎波尔，这位是卡尔·萨姆森。”

“你回西部，是吗？”卡尔问道，他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健康的中年人，并且有一些从前混入的美国本土血统。

“是的。我正在回西部的路上，将去波士顿地区。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

“没什么啦，只不过帮你打个电话而已，”麦克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吹吹风，在附近转一转。林特到这里要一些时间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愿意去散散步。也许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个这个镇里不错的住处。但价格不要太贵。”

“前面不远处有一家湖景旅馆。在湖的另一边，有一家提顿旅店，它更像家庭式旅店。那里还有一家只提供早餐和住宿的乡村小旅店。湖边和小镇外有一些小木屋，按周或按月出租。”

她没有想过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月，甚至在这里驻留一天，对她来说已经是挑战了。只是“更像家一样”这个说法太亲切了。“也许我会步行去看看这家旅店。”

“走过去要很久的。我可以送你过去。”

“我已经开了一天的车，散步可以让我的身体彻底舒展一下。但是，还是要谢谢你，扎波尔先生。”

“别客气。”当她沿着木制的人行道已经走远的时候，他仍伫立了一会儿。“漂亮女人。”他说。

“她身上没有肉。”卡尔摇了摇头，“如今的女人们为了凸显线条而天天饿肚子。”

她不是因为饿肚子减肥才这样瘦的，事实上，她一直在努力补回她在过去几年中减轻的体重。她去了专门为骨瘦如柴的人士设计的健身俱乐部，并且用她认为愚蠢的方式来增肥。她身体的棱角实在太多了，浑身都是骨头。每次她脱下衣服注视自己的时候，她都觉得那是陌生人的身体。

她不同意麦克的观点，她不认为自己是漂亮的女人，或者说不再是漂亮的女人。曾经她也认为自己是漂亮的，一个紧随时尚、时髦性感的漂亮女人。但是现在她的脸看起来粗硬了，颧骨过高，两颊凹陷。虽然不眠夜越来越少，但是仍有许多个夜晚让她难以成眠，那些黑眼圈在这时就会趁虚而入，她的眼神再也无法像曾经那样澄澈如水，并且皮肤越来越苍白灰暗。

她想再次认可自己。

她漫步闲逛，她破旧的鞋走在人行道上卑微无声。她已经学会了不慌不忙，她

告诉自己不要仓促，不要慌乱，对一切变故安之若素，顺其自然，并且真真切切地享受生命中的分分秒秒。

凉爽的微风轻拂着她的脸颊，穿过她扎成马尾辫的缕缕棕色长发。她喜欢微风拂面的感觉，喜欢微风扬起的味道，干净而清新，她喜欢如薄纱般倾洒在提顿山脉上的、在水面上泛着点点光芒的明亮月光。

穿过光秃秃的柳树林和杨树林，她看到了一些麦克提及的小木屋。它们隐伏在树木后面，由原木和玻璃建造而成，有着宽阔的门廊——而且，她想，那里应该能看到不错的风景。

能坐在小木屋的门廊里观赏山水风景，应该是一种享受吧，在那里可以看到沼泽地里破淤而出的柔荑草，看到侵入沼泽地的一切东西。站在小木屋近旁，置身于静谧的环境，感受着自然的无私馈赠，对她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她想，也许有一天，她会再次来到这里，欣赏风景，感受宁静。但今天不行。

在餐厅入口处的旁边，有一个如威士忌酒桶一半大小的木桶，有人把水仙花的幼芽撒进里面。这些在寒冷风中受冻的幼芽，让她联想到春天。春天万物复苏，天地间的一切都以崭新的容颜重现人间，也许在这个春天，她也会拥有一个新的自己。

她驻足欣赏这稚嫩的幼芽。春天在一个冬天的孕育中破壳而出，它使万物恢复生机盎然的景象，很让人心情振奋，并且不久之后其他冬去春来的迹象都会跟着一一呈现。她的手册记录了低洼沼泽地里绵延几英里的野花，它们安静地绽放在湖畔和水塘边上。

芮丝认为，她也做好了成熟的准备，正要含苞待放。

然后她抬起头，透过餐厅正面的宽阔玻璃窗，看到餐厅的室内布局。其实，称这家餐厅为小餐馆更确切些。服务台，双炉头和四炉头的台面，小隔间，都已呈现出暗淡的红色和白色。馅饼和蛋糕放在展示柜里，厨房是开放式的。两三个拿着托盘和咖啡壶的女服务员忙得东奔西跑。

她意识到已经到了午饭的用餐高峰期。她忘记了吃午餐。她一看到饭店，就会……

然后她看到了窗上贴着的手写的招聘启事。

本餐厅现招聘厨师，有意者请进来咨询。

她想了想是否要进去试试，虽然她在做出决定之前，身子已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她伫立在那里，透过餐厅的玻璃窗，仔细审视着餐厅里的设置。做这种小餐馆的饭菜，对她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闭着眼睛就能搞定。她心想。或者至少她曾经有能力这样做。

也许现在是在看她是否能再度胜任厨师工作的时候了，也许她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她知道，即使不能胜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也许是因为夏季是旺季的缘故，为早作准备，所以饭店才会招一些人手。

招聘启事近在眼前，她的车已经行驶到了这座小镇，并且她已经走到了这里，

水仙花幼苗在这里即将破土而出，呼吸着早春的第一缕清新空气。她回到了餐厅的门前，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打开了门。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炸洋葱和烤肉的味道，浓咖啡、播放着乡村音乐的自动电唱机、还有餐桌边低声聊天的食客们组成一个温馨的生活画面。

她注意到，这里红色的地板和厨房中白色的长台面都擦得干干净净，在几张没有客人的餐桌上摆放着午餐的餐具。墙上挂有她觉得不错的照片，照片中一片青山绿水。

当一个女服务员从她的身边绕过时，她依旧在观望餐厅里的景象。“下午好，请问您要吃午餐吗？您可以选择在餐桌或餐台上享用午餐。”

“事实上，我是在找经理，或者餐厅的老板。我是因为看了窗上贴的招聘启事才进来的，我想应聘厨师这个职位。”

女服务员愣了半天，她试图拿稳托盘。“你是厨师？”

芮丝完全有时间很自然地对女服务员的话嗤之以鼻，但此时，她并没有这样做。“是的。”她回答说。

“那就好办了，因为乔安妮前几天刚刚炒掉了一个厨师。”女服务员合拢她没有拿托盘的那只手的手指，将手伸到嘴边，模仿喝酒的动作。

“那是二月份的事了，当那个厨师来到这座小镇找工作时，乔安妮给了他一份工作。他当时说他信仰基督教，四处传经。”

她歪了歪脑袋，翘了翘臀，并用她漂亮的脸蛋给了芮丝一个灿烂的微笑。“他违背了他的话，确实，他就像一个没本事、只会吹牛的门徒，所以你恨不得想给他嘴里塞块儿抹布。然后，我猜，他发现了他感兴趣的事。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你为什么不一坐到厨房长台面这边来呢？我去看看乔安妮是否有时间从厨房里出来一会儿。想喝点儿咖啡吗？”

“如果可以的话，给我来杯茶吧。”

“一会儿就送来。”

芮丝坐在了一个铬鞣革凳子上，把手心的汗在大腿上蹭来蹭去，她有些紧张。她提醒自己不一定非要接受这份工作，即使老板给她这个工作机会，她也不一定要接受。她可以坚持做清洁饭店的房间的工作，或者出去到休假农庄度假。

自动电唱机更换了曲目，仙妮娅·堂恩欣喜地唱着《她是真女人》。

女服务员走回到烤肉架那边，轻轻拍了拍一个身材矮小但却结实的女人的肩膀，并与她耳语一番。过了一会儿，那个女人扭过头朝芮丝那边瞥了一眼，刚好和芮丝的视线相遇，然后互相点了点头。一会儿，那个女服务员端了一杯热水回到厨房长台面这边，茶碟里漂着一个立顿茶包。

“乔安妮一会儿就过来。你想点些午餐吗？肉糜面包是今天的特色菜，伴有土豆泥、青豆和一块饼干。”

“不，谢谢，不必了。茶就可以了。”如果此刻她没有紧张得心怦怦跳，她就不会这样直率地说话。她越来越慌张，胸口开始冒汗，仿佛有一只手把她的心拧成一团，令她快要窒息。

芮丝心想，她可以转身立刻离开，回到她泊车的地方。等他们换完汽车的水箱

胶管后，马上继续上路，就当自己从没看到过这个讨厌的招聘告示！但是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直到那个女人走过来。

乔安妮有一头柔软的金发，腰上系着一条溅满了油点的白色围裙，脚上是红色长筒的匡威帆布鞋。她从厨房走出来，用抹布擦着手。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芮丝，本来蓝色的眼里灰蒙蒙一片。

“你会做饭？”吸烟者的沙哑声音让这个尖刻的问题变得格外刺耳。

“是的。”

“是为了谋生？还是只是做些东西吃？”

“我以前在波士顿做厨师，是为了谋生。”为了克制紧张的情绪，她撕开茶包的包装。

乔安妮的嘴唇有着柔和的线条，与她那锋利的目光相比，柔和的唇线形似丘比特的弓箭。芮丝发现，有一道不太明显的旧伤疤从她的左耳根一直延伸到下巴的位置。

“波士顿。”乔安妮下意识地吧抹布别到了腰间的围裙带上，“离这里好远啊。”

“是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请一个来自东海岸的嘴巴连五分钟也闲不下来的厨师。”

芮丝惊讶得大张着嘴巴，然后又慢慢合上，强挤出一个微笑。“我紧张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

“你在这附近做什么？”

“旅游。我的车坏了。我需要一份工作。”

“有推荐信吗？”

她越发地紧张起来，无声无息的痛从她心底浮上来使她直冒冷汗。“我可以弄到推荐信。”她小心翼翼地說。

乔安妮吸了吸鼻子，蹙额皱眉朝着厨房那边扬了扬下巴。“到后面去，系上围裙。下一份单是牛排三明治，五成熟，香葱面包，炸洋葱和炸蘑菇，薯条，沙拉。如果迪克吃了你做的食物没有倒下的话，你就可能得到这份工作。”

“好的。”芮丝从凳子上起身，轻吐一口气，极力稳定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穿过厨房长台面另一端的双开式弹簧门，走了进去。

她自己没有注意，但是乔安妮却注意到了，芮丝已把茶包的包装撕成了小碎片。

虽然厨房的设备很简单，但是她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大大的烤肉架、餐厅式炉灶、冰箱、冷冻机一应俱全，还有存放面粉面包的大口箱、水槽、操作台面、双锅油炸机、减热系统。在她系围裙的时候，乔安妮已经把她需要的原料都拿了出来。

“谢谢。”芮丝搓了搓手，然后开始下厨。

别走神，不要慌，她暗自叮嘱自己。烤肉架上的牛排在嘶嘶作响，她在一边细细地切着洋葱和蘑菇。她已经把事先切好的土豆放进油炸机的篮子里，并且设定了时间。

虽然心里紧张，但是她的手并没有颤抖，她不允许自己向身后看，以确定身后

的墙没有倒下来将她困住。

她一面听着自动电唱机传来的曼妙音乐，一面听着烤肉架上和油炸机里嘶嘶的声响。

乔安妮从夹子上拉出下一张餐单，放在台子上。“一碗三式豆汤配苏打饼干——一锅在那边。”

芮丝会意地点了点头，把蘑菇和洋葱倒在了烤架上，然后开始做第二份餐单上的食物。

“好了！”乔安妮大声地说，并用力猛拉出另外一个餐单，“鲁宾三明治，总汇三明治，两种用作配菜的沙拉酱。”

芮丝按照餐单上顾客点的食物，一份一份地做下去，心无杂念。每份餐单也许不同，但是芮丝做菜的节奏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在做，一直在动。

她把做好的食物按照餐单的先后顺序分别装盘，交给乔安妮检查。

“摆放成一排，做下一道菜。如果三十分钟之内，我们没有叫医生的话，你就被录用了。接下来我们会谈薪水和工作时间的问题。”乔安妮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我需要……”

“做那份餐单上的食物，我去抽支烟。”乔安妮话音未落，人已转身离开。

芮丝又连续工作了九十分钟，之后她才得以放慢速度，从烤肉架和炉灶边后退一步，大口地灌下一瓶水。当她转身回来，乔安妮已经坐在了厨房的长台面上，慢条斯理地喝着咖啡。

“没有人死掉。”她说。

“哟。这里经常这么忙吗？”

“刚才周六午餐高峰期。我们做得还算可以。以后你每小时的薪金是八美金。两个星期之内，如果你还能做得很好的话，我给你每小时再加一美金。每周七天中，你，我，还有一个兼职工做烤肉架上的工作。你每周可以歇两个全天，或者歇两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会提前一周排班。我们这里早晨六点半开始营业，所以我们这里的第一班，也就是早班，从六点开始。你可以全天安排早餐，午餐从十一点到午休前，晚餐从下午五点到十点。你想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我同意。我不付任何加班费。所以，如果是因为餐厅忙而使你工作超时，那么我会从你下一周的工作时间里减去相应的部分。那么最后，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如果发现你在上班时间喝酒，你当场就会被解雇。”

“知道了。”

“你可以随便喝咖啡、水或茶。如果你喝软饮料的话，需要付账。吃食物也是如此。在这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你倒不是看起来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吃东西的那种人。你瘦得像麻秆儿一样。”

“我想是的。”

“上最后一班的厨师负责清洁烤肉架、烤箱，并负责锁门。”

“这个我做不了，”芮丝打断她的话，“我不能给你锁店门。我可以负责开门，我可以做你想让我做的任何一班的工作。当你需要时，我可以上两个班。如果

你需要我每周工作超过四十个小时，我也可以答应。但是我不能给你锁店门。对不起。”

乔安妮扬起了眉毛，呷完了杯里的最后一滴咖啡。“是因为怕黑吗，小女孩？”

“是的。如果锁店门是工作的一部分的话，我就必须要找另外一份工作。”

“我会安排好的。我们有一些表格需要填好后交给政府，但是可以拖些时间的。你的车修好了，现在停在麦克的店里。”乔安妮微笑着说，“消息传得很快，我已经听说了，你在找一个住处。餐厅楼上有一个房间，我可以租给你。房间不大，但是能看见不错的风景，而且挺干净的。”

“谢谢。但是我现在想先去饭店住些日子。两三周后再说吧，看看过得怎么样。”

“脚痒，所以想出去旅行，走走玩玩吧？”

“嗯，有点痒。”

“是你自己选的。”乔安妮无奈地耸了一下肩，对芮丝说，“你先走吧，去取你的车，然后找个店住下来。四点钟再回来。”随即她起身，拿着她的咖啡杯，走进厨房长台面一边的双开式弹簧门里。

芮丝出了店门，有点头晕。她又能回到厨房做事了，一切似乎都挺顺利。她的状态不错。现在已经通过了录用测试，她很开心，觉得脑袋有些轻飘飘的，但这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吗？

她不慌不忙地走回去取她的车，尽量让激动愉悦的心情平静下来。

她走进麦克的店的时候，麦克正在对着门口的收银台把一笔款项记入现金记录机。这个地方就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空间虽然小，但是什么东西都有——农产品和肉类的冷却机，几架子干货，还有一个放置五金器具、家庭用品、钓鱼用具和弹药的区域。

需要一加仑牛奶和一盒子弹吗？这是问题所在。

麦克忙完了那一笔款项记录之后，芮丝正好走到收银台的前面。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现在它可以载着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麦克对她说。

“我听说了，谢谢你。我怎么付账？”

“林特留了张账单给你。你可以开车去林特的修车厂付账，或者，你想付现金的话，也可以直接把钱放在这里，我一会儿会和他碰面。”

“付现金吧。”她接过账单，发现修车的费用比她预计的要少，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现在可以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商店的里间聊天，甚至还能听见现金记录机的嘟嘟声。“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她掏钱包的同时，他把头一歪，说道：“是吗？这么快？”

“是在一家餐厅工作。我甚至不知道餐厅的名字。”她答道。

“应该是天使餐厅吧。本地人就叫它乔安妮的餐厅。”

“对，就是乔安妮的餐厅。我希望你有时过来坐坐，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很棒

的厨师。”

“我打赌你是，这是找给你的钱。”

“谢谢。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想我一会儿会去找一个住处，然后再回餐厅去工作。”

“如果你还在找旅店，你就告诉接待处的布伦达，说你要月租价。你告诉她你在乔安妮的餐厅工作。”

“好的，我会跟她讲的。谢谢你，扎波尔先生。”她甚至想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一个广告，告知她是乔安妮餐厅的厨师。

旅店是一座五层的刷成浅黄色的小楼，在那里可以看到完整的湖景。那里有一家小型的杂货店，一个小小的盛放咖啡和松饼的架子，还有一家适宜幽会的铺着亚麻桌布的餐厅。

有人告诉她，在这家旅店，每天支付一小笔费用就可以有高速因特网接入，客房服务从早晨七点至晚上十一点，在地下室还有一个自助洗衣室。

芮丝和旅店的一个接待员商量了住店一周的费用——一周就足够了——她的房间在三楼。在她看来，三楼以下的房间都是不安全的，可是三楼以上的房间又会让她感觉像关进笼子一样。

她囊中羞涩，所以没钱乘坐电梯，而是靠自己的双腿亲手把露营用品和笔记本电脑辛苦地搬运到三楼的房间。

房间窗外的美景，让她觉得所付的住宿费物超所值。她很快地打开窗，然后站在窗边欣赏波光粼粼的湖面和湖面上悠然游弋的小舟，以及四周笼罩这一小部分山谷的高耸山峰。

今天这间房间是属于她的，她心想，不知道明天早上醒来这里是否依然属于她，她总是这样缺少安全感。她转身回到了房里，发现房间里有一扇门连着隔壁的客房。她检查了一下门锁，关上门，然后拖过梳妆台，把门堵上。

这样更好一些。

她不想打开行李，一点都不想。她只是把日用的必需品拿了出来，将它们摆放好，有旅行蜡烛、一些化妆品、手机充电器。这里的洗浴室比衣橱大不到哪儿去，所以她没关浴室的门就冲完了澡。在放洗澡水时，她把多功能台子拉了出来，这样能让她站稳。冲完凉，她迅速换上干净的衣服。

她吹着头发，心里想着新的工作，然后又坐下来稍微化了些淡妆。她觉得今天的脸色好像不是很苍白，眼睛凹陷得也不像往日那么严重。

看了一眼手表，她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在她的日记里，迅速写下了一些话。

怀俄明州，天使之城

四月十五日

今天我下厨了。在这个拥有一个宽阔的蓝色湖泊的美丽小镇，我在一家餐厅找到了一份厨师的工作。我太开心了，我心底里砰砰地开启着香槟，飘扬着彩带和气球。

我感觉自己好像爬上了一座山，好像一直在攀登环绕着这座小镇的陡峭山峰。我现在还没有爬到山顶，我依然在岩脊上。但是岩脊牢固而宽阔，在我继续攀登之前，我可以在这里小憩片刻。

我为一个名叫乔安妮的女人工作。她身材矮小结实，但不失美丽。她也不好伺候，但这样不错。我不想被溺爱或被宠坏，那样我会窒息而死的，就像我从梦中惊醒，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一样。在这里，我可以呼吸，在需要离开这里的那个时刻到达之前，我会一直留在这里工作。

我只剩下不到十美元，但是这是谁的错呢？没事的。我已经有了一个可以住一个星期的房间，这里能看到美丽的湖景和远处的提顿山脉。我还有一份新工作，一个新的水箱胶管。

我没有吃午餐，现在已过了午餐时间。不过这也没有关系的，我一直忙着做事情，没有时间吃饭，但我会补回来的。

今天是四月十五日，一个不错的日子。现在，我要去上班了。

她关掉了电脑，把她的手机、钥匙、驾驶证和仅剩的三美元塞进包里。然后拿起一件夹克衫，朝门口走去。

打开门之前，芮丝透过门上的窥孔扫视了旅店空空的大厅。她检查了两次门锁，骂了声该死，然后在从工具箱里扯了一段胶带之前，她第三次检查了门锁。她把胶带贴在了房门上稍微低于视线的高度，然后径直走向楼梯间。

她慢慢地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数着台阶。考虑片刻后，她把她的车放在了停车处。虽然下班后天会很黑，但是步行可以给她省下买汽油的钱。

其实，只有两三个街区的路程而已。她用手指拨弄着钥匙链，按下了应急按钮。

以防万一，也许她应该回去取车。真傻，她暗暗责怪自己。可是她已经快到餐厅了。只想现在的事，别想以后的事。当她开始紧张起来的时候，她总会想起自己在烤肉架旁的情景，厨房里明亮耀眼的灯光，自动点唱机播放着的音乐和餐桌前客人们的聊天声。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动作。

当她伸手去抓乔安妮的餐厅门把手时，她的掌心又开始出汗，又冷又黏。但是最后她还是打开了门，走了进去。

上中班时那个和她讲话的女服务员瞄见了她，摆动手指，做了一个“过来”的手势。芮丝在小隔间那里停了下来，那个女服务员正在里面往调料盒里灌装调味品。

“乔安妮在储藏室里。她吩咐我带你去在餐厅里逛逛，让你尽快清楚餐厅各个地方的位置。现在是平静的‘间歇期’，用不了多久那些来吃东西的‘鸟’就会到了。我是琳达·盖尔。”

“芮丝。”

“第一条警告，乔安妮不能忍受闲着不干活的人。如果她抓到你在游手好闲，她会直接跳起来，然后踩在你的后背上，咬你的屁股。”她一边说一边咧嘴笑了起来。